

目 次

一	床榻间的交谈.....	1
二	床榻间的交谈(续).....	4
三	米洛先生 1636 年酿的“教皇新堡”葡萄酒	8
四	布朗歇要买杏仁酥	15
五	布朗歇差点被做成点心卖掉	20
六	1642 年的一次日光浴	26
七	沙滩比剑	30
八	催命草	33
九	罗马的厨房只有一层,而教堂有两层.....	39
十	基督徒的谈话	43
十一	一次外交会谈	49
十二	拉比旦家族的遗风	54
十三	既不要罗歇死,也不愿达达尼昂被杀.....	58
十四	教皇与火枪手	62
十五	火枪手与教皇	67
十六	决斗	70
十七	两个女人站着说她们本可以坐着说的话,而两个男人 则坐下来以便比站着更好地较量	73
十八	读者将得知自己同玛丽是老相识了	78
十九	亲爱的达达尼昂	80

二十	爱情攸关	86
二十一	不会飞的飞行器如何变成了行驶的车子	89
二十二	欧洲各国宫廷的思虑	96
二十三	一个垂危的大臣对国王所说的话	98
二十四	一架喷火的机器追不上一个开枪的人	104
二十五	拉弗莱纳先生的黑块菰嵌馅鸡	107
二十六	一次会见	111
二十七	美丽的玛德莱娜	117
二十八	附庸风雅并不总是可笑的	120
二十九	附庸风雅并不总是可笑的(续)	125
三十	两封信	128
三十一	丝带	132
三十二	无情的谜语	136
三十三	闷闷不乐	141
三十四	肚脐	145
三十五	真相大白	148
三十六	从捉拿女婿的机器	153
三十七	到追捕拉丰的机器	156
三十八	两封信	162
三十九	要事概述	165
四十	三贤人在 1643 年	169
四十一	和平条约有下落了	175
四十二	转眼之间条约又丢了	179
四十三	永别了	184
四十四	向洛克瓦进军	188
四十五	西罗还未上阵	193
四十六	法兰西! 法兰西!	201
四十七	香槟午餐	207

四十八	元帅路过此地.....	213
四十九	最后一杯.....	217
尾 声		227
译后记		230

一 床榻间的交谈

曾经经历过圣女马尔泰迎战塔拉斯克怪兽的塔拉斯贡城，又在公元 1642 年 6 月 28 日，目睹了一位不尽可靠的圣人与一个更有争议的怪物的相会。

路易十三绰号“公正的路易”，大半是因为他的生肖是天秤座，总是能够在任性与理性之间，以及女人们和男人们之间做到不偏不倚。

至于红衣主教黎塞留，在执政十八年以后，尽管仍旧是一副独裁者的模样，但是体重日轻一日。他身患溃疡，坟墓正朝着他的肉体开启。

而塔拉斯贡城的居民们，尤其是那些爱饶舌的女人们，则在议论国王驾临林荫道和大马路这两处本城引以为荣的散步地段的事。一如往常，到了下午三点，林荫道上阳光灿烂，大马路上却绿荫蔽日。

国王移步向前，观赏他的城堡。城堡是 1291 年在一座罗马宫殿的废墟上建起来的，十六世纪初又专为内战重修过。

城堡上也有阴影和阳光。不过阴影已有二十年历史，阳光却已衰微。国王与他的首相正在俯临罗讷河的一间最漂亮的大厅里低声谈话。与此同时，圣克·马尔斯先生的同谋德·夏瓦涅克先生和德·杜先生却被囚禁在城堡的地下室里，发出阵阵呻吟，而圣克·马尔斯先生则被关在蒙彼利埃城堡。

让我们扼要地叙述一下事情何以弄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在如此美妙的一次散步的末了，如此伟大的国王的宠臣却让他的朋友们分享如此糟糕的待遇。

2月3日，有两队人马离开枫丹白露。国王在先，红衣主教随后，前往佩皮尼昂围城。四个月前，卡塔洛涅地区揭竿而起反对菲力普四世^①，派代表前来请求法国的保护。他们的请求在佩罗纳城获准。等到部队调齐了，国王也起床了，于是大队人马开拔了。红衣主教多得了几天时间，好让他这副瘦弱的老骨头多睡几个懒觉。

尽管路易十三吃得很少，黎塞留几乎什么也不吃，他们的随从，包括年轻侍从、宫内侍从、轻骑兵和火枪手们，胃口却很大。

且不说年轻侍从们对果园感到心满意足，宫内侍从们出于对两位显赫的病人的礼貌，也只是在吃羊角面包的残屑。与此相反，轻骑兵们的胃口却与他们这个轻兵种的盛誉颇不相符。至于火枪手们，人人都把比利牛斯山脉褐色的轮廓看作是倒霉的象征，他们想到要到山鹑为了身材苗条而彼此吃醋，鹌鹑也挑不出几只大的来的那个鬼地方去打仗，便狼吞虎咽起来。

考虑到能够同时供养两支如此强壮的队伍的法国城市，首屈一指的是里昂，于是两支队伍分批开拔，到里昂会师。路易十三的人马先行，红衣主教的队伍三天以后跟上。三天的时间十分必要，母鸡又下了蛋，野兔又出来了，树上又有一批樱桃好摘了，这些对于出征的队伍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里昂，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唱经弥撒，庆祝盖布里昂伯爵在德国取得了康蓬战役的胜利。借此机会大家品尝了珍饈块菰。

在瓦朗斯，黎塞留的重要助手马萨林晋升红衣主教，从国王手中接过了红色方帽。这也是分析美味河虾的好机会。

到了纳尔邦，黎塞留身体过于虚弱，只能独自留下喂蚊子，而路易十三则由他的宠臣圣克·马尔斯相伴，继续赶路。

就在纳尔邦，红衣主教黎塞留公爵阿尔芒·让·迪普莱西于1642年5月23日立下遗嘱，把十五万利弗尔的私房遗赠国王，又

^① 菲力普四世是当时的西班牙国王。

把两千利弗尔的伙食基金留给他的厨师，附带也把法国留给了法国。

此时，国王在巡视各碉楼堡垒。5月27日，大雨不止。6月2日，俘获了七名外出找锦葵和蜗牛充饥的佩皮尼昂驻军士兵。这种少得可怜的烤肉和不像样的生菜引起了火枪手们的怜悯，他们刚吃完一头熊和一百只母羊产的奶酪。

国王放心了，也累了，便返回纳尔邦。而红衣主教被可恶的蚊子和喧闹声搅得睡不着觉，已经离开该城前往塔拉斯贡。

6月12日，路易十三在进早餐时收到他的宠臣圣克·马尔斯和他的弟弟奥尔良公爵加斯东同西班牙签署的一份秘密协议的副本。

国王下令逮捕谋反者。

国王是在如厕和吃小面包之间作出这个决定的。这个决定激怒了历史学家们。他们因此断言国王对兄弟不仁，对朋友不义。他们忘了圣克·马尔斯是由黎塞留安排在路易十三身边作“伴妇”的。他担任马厩总管，相当于今天的赛车选手，可以兼任你的汽车司机。他就像一头顽皮的小狗或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不断地替国王找麻烦，惹得国王很恼火。

如此情形愈演愈烈，以致在两年前签订了一份离奇的协定：

“1640年5月9日，国王陛下在苏瓦松答应马厩总管，在本次战役期间，不对总管先生发怒。倘若发现总管先生略有冒犯之举，则由国王陛下善意地向红衣主教先生提出，以便总管先生根据红衣主教阁下的意见纠正一切令国王不快的行为，使国王陛下安心，臣民们也得安宁。以上为国王与总管先生的互相保证，红衣主教阁下在场为证。”

至于同菲力普四世签订的条约的性质则完全不同了。但是宠臣们往往有恃无恐，留恋安逸，圣克·马尔斯并不为条约的事担忧。

主谋之一的丰特拉叶前不久才出逃，临走时对他说：

“先生，您个头高，万一让人砍掉了您肩膀上的脑袋，您仍旧是一个美男子；而我实在太矮了，不敢斗胆像您那样冒险。”

丰特拉叶留下的回忆录因此无人问津。而对命运不逊的圣克·马尔斯则通过阿尔弗雷德·德·维尼伯爵的著名小说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圣克·马尔斯被捕时躲在床底下。床的主人是纳尔邦的一位有产者，他去做弥撒，听到悬赏一百金埃居捉拿圣克·马尔斯，他的良心立刻告诉他，不能贪这笔钱。不过悬赏激起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便跑去报告了卫兵。

另一名谋反者德·布荣先生是躲在草垛底下被逮捕的，这使他一直受到历史的指责，似乎在某些时候，相信草垛并不比相信法国人更好些。他把在色当的亲王封地让给了国王，才保住了脑袋，后于1651年8月9日死于蓬图瓦兹，当时他正在喝牛奶吃小面包。

战乱时期，在外国保留一块亲王封地是再好不过的事。谁拥有瑞士，就永远不会灭亡。

1642年6月28日，国王和他的首相就是这样躺在两张并放的床上交谈着。因为老之将至，他们的声音很轻。善骑的死神是这个房间的主宰，它给两人的阳寿是：首相六个月，国王十一个月。

二 床榻间的交谈(续)

“我的朋友，为您的睡眠操心是我的责任。罗纳河水势汹涌，我担心它冲击城堡的地下室的声音会让您睡不安稳。”

“陛下，自打我知道地下室里藏的是什么之后，我睡得踏实多

了。”

“行了，我的朋友，夜里就不要再为法国费神了。我知道，法国是您现在唯一操心的事……自打您从其他烦恼中脱身以后。”

听见国王挖苦自己，黎塞留咬咬嘴唇。

“为形势所迫。”红衣主教目光凝视着国王回答说，“陛下，为形势所迫，我不得不把自己和国家紧紧地连在一起。我有时让国家当剑使。不过，在您的心目中，国家不是我的坚强后盾吗？比如在里昂，当德·圣克·马尔斯先生要求搞掉我的时候？再说，您想一想：要从我身上放血，还不如从德·昂克尔元帅^①身上放来得多呢。”

红衣主教露出一个奇怪的微笑，似乎自己毫不足惜，搽了胭脂的两颊也随之皱了起来。

“德·圣克·马尔斯先生喋喋不休的废话早就让我厌烦了。”

“这些废话足以教法国损失三个省，也足以教陛下失去王位。”

“可怜的孩子！他为能在我晚餐后单独跟我呆上两个小时而洋洋得意。我知道他躲在我的更衣室里读亚里奥斯德^②的诗。不，不！”路易十三说得激动起来，“他不爱我，他从来没有爱过我。他一心只想保养他那双手。他有三百双靴子，但都不是军靴。红衣主教，他这些靴子是给女人们下跪用的。上帝啊！我相信他爱尼依·德·朗克洛^③胜于爱我。”

红衣主教虽说重病缠身，但听到这个名字，仿佛看到了那个丰满迷人的女人，他微笑了。

“而且他还没完没了地同我谈和平，而我是一名战士。”

“陛下，世上有两类和平。第一类就好比没有认真看就想结束

① 原名孔希尼(1575—1617)，意大利人。因得摄政王太后美第西宠信，官至元帅，权倾一时。后被幼王路易十三下令逮捕，因拒捕被杀。

② 亚里奥斯德(1474—153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诗人。

③ 尼依·德·朗克洛(1620—1705)，法国贵族妇女，生性风流，酷爱文学，以主持沙龙闻名。

一本书，把书一页页草草翻过。您看有多少人因为赞成和平而得到丰厚的报酬，就可以略知端倪了。”

此话影射丰特拉叶和西班牙首相德·奥利瓦莱斯伯爵兼公爵签署的密约中的第六条和第九条。第六条规定奥尔良公爵每月可得一万二千埃居，第九条则规定德·圣克·马尔斯先生每月可得八万杜卡托，只是为了顾全脸面，没有提他的名字而已。

“唯有另外一种和平才能给各国人民带来安宁，而陛下将是这种和平的缔造者。如果上帝赐我时日，到时候我自有重大喜讯报告法国国王。”

两人一时都陷入了沉思。这对长久以来为睚眦之怨争吵不休的老搭档，一位是年过不惑、优柔寡断、老资格的骑士，另一位五十又七、是恩宠有加的老臣。他们就像一套旧马车，拉着法国从泥泞小路走上平坦的大道。

从城堡脚下传来一阵歌声，带着迷迭香的芬芳，打破了沉寂：

孔巴莱怨天尤人
外累飞短流长
居然称她“小姐”
她说真是荒唐
她已半老徐娘
叔叔又特健壮
她再也不是姑娘

孔巴莱夫人是红衣主教心爱的侄女，四年前他为她买下了埃吉庸公爵领地。人们获悉此事，又听说红衣主教大人喜欢从他侄女的胸衣上摘花，便认为这位好心的叔叔居心不良。

“南方人真是放肆！”国王说道。他很高兴转入一个较为轻松的话题。如同一切无能而又专横的人一样，国王特别喜欢听种种趣

闻。

“不，陛下，他们唱的早已过时了。”

“不过，我宁愿听歌谣，不喜欢搞阴谋。我的朋友，您不觉得我们上下折腾，已经走得够远了吗？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机器开得稳当些？事事都管，到头来一事无成。”

作为回答，黎塞留举起他那饱受病痛之苦的双臂。

“陛下，我的双臂已经和事业化为一体，但是还没有完成我们的事业。”

“我们”二字口气谦逊却咄咄逼人。

“我倒想说，陛下您比我赶了更多路。我只挪了一层楼，陛下您却刚从纳尔邦来。您来看我是给了我莫大的恩惠。我冒昧地请求您再赐圣恩。”

红衣主教请求圣恩，那是老鹰到羊圈敲门。

“我的朋友，您还有什么要求？我已写信给王后，命王储及昂茹公爵来您身边侍奉。我虽然要离开您了，但是有我的两个儿子在，表明我们全家把您视为唯一的保卫者。”

“陛下，臣不敢当。让您这样费心，真是过意不去。我认得一名火枪队军官，听说他在陛下的卫队里供职。我想要这名军官，但说不准要用多长时间。”

“此人归您了！”路易十三大声说道。他知道自己对圣克·马尔斯因偏爱而失察，几乎已经准备当人质了。“此人归您了！您正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把您的犯人们押送到巴黎。”

国王特意强调“您的”二字。

“不，陛下，此事与国家的司法无关。司法总是涉及已经过去的事，而此事则关系国家的未来。我知道陛下一定会恩准的。这名军官可能就在此地。”

“那么，这名法国不可或缺的火枪手叫什么名字？”

“哦！”黎塞留漫不经心地答道，“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不过是贝

阿尔纳的一名贵族，大概叫达达尼昂吧。”

三 米洛先生的 1636 年酿的 “教皇新堡”葡萄酒

在塔拉斯贡城堡最小的一间房间里，一位从步态和蹬地声一望可知是个骑士的男子，把房间的四壁细细地端详了将近一个小时。

此人身穿火枪手制服。斗室墙上的画是直接刻在石壁上的。这些画贯串一个主题，仿佛在向人们娓娓细述一个世纪以来的航海活动。

应该说，我们这位火枪手喜爱陆路的征尘胜过海浪的飞沫，这种航海的景象看多了，他很快就厌倦了。于是他来到隔壁的房间，看见一位教士模样的人，正在一本正经地开几瓶葡萄酒。

“见鬼，”来者说，“红衣主教大人十万火急地叫我来。不过，要是请我吃饭，我可不喝汤。因为喝汤会让人肌肉松弛，而骑兵要骑马，大腿要平整光滑才是。”

那位品酒的人作了个“安静”的手势作为回答。只要闭上嘴唇，再竖起食指堵上，不管对方说什么语言，都不会出声了。火枪手感到困惑不解，便走上前去。

“达达尼昂先生，走动过多，声响太大，酒会生气的。依您看，我在这里干什么？”

“依我看？”

“是的。”

“米洛先生，我相信您是打算独个儿把这六瓶酒喝个精光，除非您请我一同分享。”

“不对，达达尼昂先生，我在研究。”

“是吗？”

“请听我说。我们是顺着勃艮第省南下的。那个地方物产丰富，使我永志不忘。但是您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

“哪件事？”

“红衣主教大人坐车的时候，他乘坐的马车简直像在飞，而不是在走。他坐轿的时候，由挑选出来的二十四名精壮的士兵抬轿，结果怎么样呢？”

“是啊，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吗，达达尼昂先生？结果是二十四名彪形大汉，抬着红衣主教先生这么点可怜的重量，走得飞快！快得几乎没有时间睡午觉和品酒。”

“米洛先生，您真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

“而且我们在纳尔邦城外耽搁了几天。一个学者在纳尔邦的郊外还能干什么呢？天气闷热，要干什么又不明确……而在这里呢？……”

“这里怎么样？”

“在这里，我们不用着急。而且我们要把几个很好的酒窖腾出来关那几个该死的叛国犯。愿上帝保佑他们！而且这里，”说到这里，米洛先生的声音提高了好几度，“这里离教皇新堡还有好多路呢！教皇新堡可是出名酒的啊，达达尼昂先生。”

“那是教皇喝的酒。”

“我们还有埃米塔奇葡萄酒。”

“那是修道士喝的酒。”

“还有烤肉坡葡萄酒，浓淡两种都有。”

“那是在俗神甫喝的酒。”

“还有圣佩雷葡萄酒……”

“那是圣酒。”

“还是先喝‘教皇新堡’。这酒有劲，在一里路以外就能让您衣服上沾上它的香味。它可不像巴黎的小白脸，喝起酒来装腔作势。它坦率爽快，您一张喉咙，它就喊‘我来了’。您感觉它沾到您上腭的时候是什么滋味？您瞧它那紫红色的裤子多么富丽！它的靴子还散发着葡萄树浓郁的气息。而且，您愈接近它，愈会发现，跟您谈话的这个人懂得人情世故。您瞧它的谈吐是多么流畅和有风采！请您注意，您的舌头最后颤动了一下，那是它帽子上的羽毛刷了您一下。”

米洛先生把评论过的那瓶酒一饮而尽，然后宣布道：

“这是1636年酿的‘教皇新堡’。”

“那一年打了一次败仗。”

“要知道打败仗的年份常常是葡萄的丰收年。”

他凑近达达尼昂。

“跟您说句悄悄话，要是红衣主教放弃佩皮尼昂，我倒不会感到遗憾。要是在卡塔洛涅打了胜仗，也许我们的昂茹葡萄酒就完了。”

“说得对，不过可别忘了1642年的马拉加葡萄甜烧酒^①和同一年份的赫雷斯白葡萄酒^②啊！”

“达达尼昂先生，轮到我恭维您了。您是一位深刻的哲学家，您能洞察事物的另一面。”

正在这当儿，拉弗莱纳先生来了。趁拉弗莱纳先生领达达尼昂去见红衣主教的时候，我们扼要地介绍一下米洛先生。

米洛先生是红衣主教的忏悔神甫。红衣主教对待下人同对待他养的猫没有什么区别。他把下人根本不放在眼里，而对猫儿则是抚弄抚弄而已。

有一天，米洛先生被逼得招架不住。黎塞留大声说道：

①② 均为西班牙名酒。

“您什么都不信。甚至连上帝也不相信!”

“没有的事!”米洛先生嚷道。

“得了,今天您就别说是信上帝的了。明明昨天在忏悔的时候,您自己对我说过您不相信上帝!”

在主人责难的时候,米洛先生总是以他对一切从葡萄中榨取的甜汁的温情,聊以自慰。

米洛先生得闲时往往要尝上二十来个品种,品上十来种名酒,再喝上四瓶最好的,以便清理他的味觉。

红衣主教为了上帝最大的荣耀而不断工作,米洛先生由此得到了一些闲暇。

至于拉弗莱纳先生,在红衣主教还没配备传达、秘书、卫兵和密探的时候,他什么都给他干过。

有一位老爷想跟首相交谈,半路遇见拉弗莱纳先生。拉弗莱纳先生态度极其恭敬,也不开口。但是因为他长得富态,只好从他身边绕过去。等到绕完了,发现他又在面前,缄默、肥硕、恭敬依旧。

拉弗莱纳先生同黎塞留配合默契,这就便于黎塞留治理法国,也成全了拉弗莱纳先生的口腹之欲。

等到黎塞留手下文武俱备的时候,拉弗莱纳先生只得经受无所事事的严重考验。

他于是去看厨师给红衣主教做汤,乐此不疲,以此战胜了无所事事的感觉。

三年以来,拉弗莱纳先生一直与当代最伟大的首相一同进餐,只不过母鸡归他来吃,首相只喝点汤。

乐此不疲的结果,拉弗莱纳先生的体重高达二百三十斤。可以想象,到他走到黎塞留跟前时候,达达尼昂已经早他二十步走到了。

黎塞留抬起苍白的脸,打发走他的秘书夏庞蒂埃先生,然后仔细打量达达尼昂,仿佛要用旧日的记忆同今天的印象相对照,而此

时他已经在考虑未来了。

火枪手毫不示弱地承受着目光的攻击，这种攻击来自当代最狡黠、最有谋略的一位骑士。

“您是达达尼昂先生？”

“承蒙大人记得在下。”

“我很少睡觉，因此，也很少忘事。”

达达尼昂低头施礼，但随即又恢复了冷峻的态度。

“您还是老样子吗？”

达达尼昂抬了抬眉毛。

“我是说，您仍然在干冒险的活动吗？”

“冒险，大人？”

这一回，达达尼昂的眉毛抬得愈发高了。

“怎么？”

“大人，任务就是任务，有没有危险听天由命。”

“那么您能平安回来？”

“我已经平安回来了。”

听到达达尼昂夸口，黎塞留微微一笑。他喝了一口汤，却把汤里的东西留给拉弗莱纳先生，因为他只要精华的部分。然后他若有所思地望着达达尼昂，——这个情景显得非常古怪——还带着一丝关怀，似乎这位行将就木的法国统治者是头一回看见法国人。

黎塞留从沉思中回过神来。

“您有什么愿望吗？”

“您还有什么吩咐，大人？”

“您知道，您是那种只有到了关键时刻才启用的人。在风险不大的情况下，这种人只能默默无闻。”

达达尼昂点点头，对红衣主教的恭维表示感谢。

“您在巴黎有什么牵挂吗？”

“大人想必知道一个碰运气的军人会有什么交往。无非几个当

兵的，送他出发就当是看他去死一样。”

“没个女人吗？”

“没有。”

“没有，那就是说您有很多女人。”

“没有是指她们都死了。”

首相和火枪手之间似乎有一阵阴风掠过。是米莱狄^①无情的阴影潜入了这个房间。

火枪手摇摇头，首相闭上了双眼。

“先生，您独身生活，真有毅力。那您骑在马上将是何等地轻松！”

红衣主教发出一阵极其怪异的笑声，使达达尼昂的脑海中出现一幅挥之不去的景象。据黎塞留的亲信们称，黎塞留在极其不安的时候，会绕着弹子台跑，并像马一样嘶叫^②。

“就当您自己是在无限期地休假吧。这次休假是国王给的。”

“去休假？”

“已经有异议了？”

“对不起，大人。因为我以为已经闻到佩皮尼昂那边有好闻的硝烟味了。”

黎塞留眨眨灰白的小眼睛。

“您以为佩皮尼昂值得您去，是不是？”

红衣主教似乎预见到达达尼昂在自尊心得到抚慰后会发生兴趣，接着说道：

“那是围城战！您到了这个年龄难道还喜欢流血负伤吗？骑士先生，如果您带着我要的东西回来，我要让您做伯爵，跟一个富有、温顺的女人结婚。您用这个女人的钱买下一个团，然后，打上一仗，

① 米莱狄是阴险歹毒的女人，在《三剑客》中，被达达尼昂处死了。

② 此事也是巴拉丁公主透露的。——原注